

古代“窗”字多

刘绍义

在我国古代,代表“窗”字意思的字比现在要多得多,除下“窗”字外,还有现在还在用的“牖”以及已经不当“窗”字用的“向”字和“囿”字等。只不过,古代代表窗意的这几个字,也各有分工,意义不尽相同。

《说文解字》曰:“在墙曰牖,在屋曰窗。窗,从穴。”古代的房子是前堂后室,室的前窗叫“牖”,后窗叫“向”,朝上的才叫“窗”。“窗”字与“牖”字的窗意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用着,“打开天窗说亮话”,这里的窗就是“窗”字的本义。“牖”作为窗意,从《诗·召南·采芣》:“宗室牖下”到明·归有光《项脊轩志》:“扁扁而居。”再到《红楼梦》:“蓬漏茅椽,绳床瓦灶。”等,真是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先说“向”字,上帝造“向”字时,就把它造成了一扇窗户的模样。而且是“朝北的窗户”。它是一个象形字,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周围是座房屋,中间的“口”就是一扇窗户。金文、小篆的字形与甲骨文基本一致,到了楷体时已经看不出“墙壁上开窗户”的样子了。

《说文解字》里说:“向,北出牖也。”《诗·邶风·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墼户。”意思是说,用泥土堵朝北的窗户塞好,把门缝涂好,准备过冬了。与“窗”一样,不久,“向”就扩大了本义,泛指所有的窗户了。《荀子·君道》:“便斐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南向。”《齐民要术》:“闭户塞向,密泥,勿使风入漏气。”这里的“向”已经是普普通通的窗户,不是单指“北出牖”了。

日本汉学家白川静(1910—2006)在他的《常用字解》里,说“向”的外框是窗之形,里面的“口”是置于窗下的祭神之器。人们在有光线的地方迎神,“向”是迎神祭神之窗。我国民间的神多是坐北朝南,他的这种解释也有一定道理。

至于“囿”字,有些人以为这是一个新字,因为在网络上常常用到这个字,非常流行,又长一副“窘”样,所以它就成了郁闷、悲伤、无奈、尴尬、沮丧以及变态猥琐的代名词。殊不知它也是一个古字,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外面的大“口”不是人脸是房屋,里面的“八”和小“口”也不是因为沮丧而下垂的眉毛和受委屈而张开的嘴,而是一扇窗户。许慎在《说文·囿部》里这样介绍说:“囿,窗牖丽,闾明也。”只是这个“囿”当“窗”字用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当作是窗口射进来的光线了,有了“通明”“光明”之义。但不管怎样,它还是有“窗”的历史的,我们也不能把它的本义忘了。

博古斋

圣诞曲的产生

阎泽川

1818年圣诞节前夕的一个下午,奥地利的一个名为奥本道尔村的教堂管风琴突然出现了故障,一时难以修复。教堂的莫尼尔神父焦急万分,情急之余,他立即写了三段歌词,每段都以“平安夜”开头。傍晚时分,他将草就的歌词交给了略懂一点作曲知识的小学教员克劳伯,恳请他谱成一首由唱诗班与吉他伴奏的二重唱。看罢词作,默默无闻的克劳伯乐思奔涌,一挥而就,配出了出色的旋律,经过简短与唱诗班合排之后,就在半夜举行的弥撒中成功演出了。

不久,两个贩卖土产的小商人斯提拉瑟和雷纳来到了这里。他们学会了《平安夜》,于是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雷纳全家曾为几个国家的国王演唱《平安夜》,得到了赏识和奖励。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听了斯提拉瑟全家演唱的《平安夜》后,下令《平安夜》为圣诞节期间全国教堂必唱的“钦定歌曲”,很快,这首歌曲就飞遍了全球各地。

体会生活的艺术

——寻访台北林语堂故居

张健堂

散文

到台北阳明山山腰,仰德大道二段,就看到林语堂的故居,一下子就把他写的几本好书《京华烟云》、《苏东坡传》、《庄子》置之脑后,只是想着他的《生活的艺术》和《吾国吾民》了。

这是一座白墙蓝瓦的中国式建筑,虽然不难看出有西班牙因素杂糅,还是有拒绝一览无余的坚持。进得拱门,穿过短短回廊,是一个露天的过庭,中庭的一角有一座小小的假山,一池清清的活水,假山上有翠竹藤萝菖蒲,池水中有几尾花鲤鱼游弋。忽然感觉这林先生的居所,进门就有大自然的渗透,就算是主人刻意为之,到底是没有消灭天然景象发端人工技巧,包括蓝色的琉璃瓦房顶,深紫色的窗棂,无处不显示主人的审美情趣。

走过水池,是林先生的书房。两扇窗户打开着,能看到窗外嶙峋的石头,一株高大的槲寄生。低头读书写字,抬头一片风景,这又在林先生的理想之中了。

书房不大,书房里的书桌也不大,书桌上摆放的林先生花12万美元请人制造出来的“明快打字机”格外显眼,那是林先生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设计的键盘字母。林先生过世后,依据先生的“上下形检字法”发明简易输入法改制,就是现代人常用的中文输入法了。先生还在这间书房用了五年时间编纂《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他个人看作是顶峰之作。隔壁小小的卧室也是先生读书的地方,他有时卧着腿把手放在头后读书,戏称这是人生最大乐趣,是躺在床上艺术。

客厅和餐厅,林先生取名为“有不为斋”。有不为自然有所为,林先生只愿写下有不为斋四

个大字。这里早已开发为公众餐厅了,意在活化扩充原有的功能,尽多的展现先生的思想格调、发明创造、生活态度、文学成就。如此活化,委实要做很多准备,车库改造成阅读研讨室也是简朴的教室;餐厅改造成雅致的餐馆咖啡馆,让每个来访者更能切身感受林先生生的生活,体会生活的艺术。走过餐厅,见每个餐椅上都有“风”字,显然是先生为爱妻廖翠凤所为。餐桌上有说明书,写着:“在亲人聚会时,先生话不多,最常使用闽南语,他总是含着烟斗,微笑着看着大家,夫人则热情地招待侍候。”置身其中,能想到当年小酌的场面。

走出“有不为斋”,是一个宽敞的大阳台。那是林先生常常歇息发呆的地方,林先生说“黄昏时候,工作完,饭后,即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茫茫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灯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

我坐在林先生的阳台上,恰好也在黄昏,又在烟雨飘过之时,观远山近景,觉神奇开阔。那山是观音山,形象似卧佛,看去隐隐约约,再看近景闹市灯光躲躲闪闪,阳台之下则是林海一片郁郁葱葱。真真体会了林先生有所思无所思的快哉。

走下阳台,寻到先生的墓地,先生太喜欢过喜欢这里的生活,太过怀念他这里的快乐了,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院,院中有树,书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如今林先生静静地躺在巨大的南洋杉树下,墓碑是国学大师钱穆所写。林先生说:“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尼古丁构成的,我还知道书上哪一页的尼古丁最浓。”钱穆先生则对林先生的抽烟

观察已久了,他说三十多年前和林先生初次见面,却有一影像,深留脑际,历久尚新。原来林先生和人谈话,是不忘抽烟的,烟卷积灰很长,林先生从不在意,待烟灰已长及烟卷十分七了,却依然安安稳稳停留在手上。后来钱先生和林先生相交久了,才从那条长长的烟灰,了解到钱先生的为人和操心,那烟灰长留不落,却不是漫不经心的,他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那长长的烟灰不落地,正好是一个证明。

或许这就是林先生生活的艺术的另一面,是他幽默大师的另一面。抽烟是一面,不落烟灰是另一面。

暮色中看这座近似四合院的中式小楼,似乎它是林先生追求中国文人闲适生活的一面,总还有另一面,譬如他那厚厚的《林语堂现代英汉词典》书稿,譬如他的书房的明快打字机。他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他写的《京华烟云》、《庄子》、《苏东坡传》,都是不忘记却他内心拘谨不放松的另一面。当故居一切活起来的时候,放荡不羁的林先生啊,您的作品固然如您所说都是尼古丁写成的,而您两指尖长长的烟灰为什么总能不落呢?您不在乎,您用尽心地不在乎呢。还是用您挂在客厅的长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热爱故园不泥土,乐享生活不流俗”来说您自己最合适。

林先生的生活的艺术至今仍在传播延续。今年年底林语堂故居将有周置平教授讲述《大关怀与小情趣》——林语堂的思想与人格的学术报告,还有精彩的圣诞音乐会。林先生您可知晓?就是您原来的车库那儿,来听听吗?



祁连山牛心山 张伟 摄影

散文

旧年昆虫

王太生

儿时市河,坡上遍长野芝麻。叶上有一种淡绿色的昆虫,肥硕身躯,憨憨地趴在麻叶上,用手捏它时,圆硕的脑袋直摇,至今也弄不清真正的名字,我们叫它“摇头瘟”。

“摇头瘟”,不会像蝉那样鸣叫表达,但它有肢体语言,会一个劲儿地摇头,表现出挣扎和反抗,这样一种昆虫,我已多年不见,差点把它忘了。

也难怪,一条河早已消逝,没有了那片野芝麻。那时,我们在麻丛中探头探脑,躲猫猫,偶尔会遇上两只“摇头瘟”。这样的昆虫,淡蓝,或者碧绿,遍体金黄,非常好看,小孩子逮到它,小心翼翼,把它放在一只火柴盒里喂养,是一只不会鸣叫,只会摇头的玩具。

在层密的麻丛间,找一只“摇头瘟”并不难,看到蜷曲的麻叶,这种外形与秉性奇特的小虫子往往就住在里面。展开麻叶,一只老熟的“摇头瘟”已凤凰涅槃,修炼成精,变成一只不会飞的金粉飞蛾。

野芝麻,至今想起来,有古意氛围。《蜀本草》记载:“苗高丈已来,南人剥其皮为布,二月、八月采。江左山

南皆有之。”我生活小城在江之左,草木茂盛的城池,雨水充沛,昆虫逍遥于繁密植物枝叶间。当然,芝麻作为纤维提取作物,可以用来制绳子,二三纤夫,拉着一条船,走在草密水阔的高岸,或将一条船系在河边歪脖子老柳树上;也可用来织麻袋,散发着芝麻植物气息的麻袋,纵横经纬,将麦、米、谷等装入其中,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麻叶上的“摇头瘟”,攀附蜷缩在碧绿的“小房子”里。那片在阳光下的叶片,筋络透明,临风摇曳。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到“土狗”。“土狗”,土木形骸,是它的小名,学名叫“螻蛄”。“土狗”身体呈黑褐色,上面长着层又短又有丝光的毛。借着夜幕的掩护,在昏黄的电灯杆下活动。

“土狗”会飞,羽翼背在身上。它从夜晚昏暗的天幕深处来,朝着有光亮的地方飞,“土狗”的飞行距离不会太大,飞到路灯下,“啪”的一声落下来。

它先是趴在地上,左右探望,似从暗夜处偷了什么东西,慌慌张张。然后,驱动它那多而乱的小脚,快速蠕动,一通乱爬。

逮“土狗”时,这虫会龇牙咧嘴,两只獠牙摆出一副凶狠相。

每一个虫子,都有它的个性,无论是摇头、龇牙,还是唾口水,都有它的情感表达。

人有人人的活法,虫有虫的活法。一人,一虫,一世界。

秋词

(外一首)

赵强

走过街角
路边躺伏褶皱的叶子
在秋风中喘息
历练着岁月的一首秋词
清风吹过发梢
追逐月下的光影
用一双会记忆的眼睛
素描周围一切
不必再用思想的筋
在头脑幻想或是预言
秋风轻扯夜空的一排纽扣
时光的卷帘,也被缓缓拉开
期待黎明到来,鸟儿在空中盘旋
像是柳絮对春天的告白

秋的段落

秋日的叶子,化作一粒沙
时光也最期待这一刻
久违的笑靥浮现眼前
而不是曾有的梦里
沿着天梯,搜寻月的形状
眼前叶脉漫漫飞舞,无穷无尽
那一页页秋天的日记
记满了临摹枫叶的图画
却看不到凋谢时的任何伤感
一颗心情悄悄潜藏在
小小的梦里
在岁月的阴霾处,翩翩起舞
在大风里寻觅
深情地赞美秋天的段落

连载

押宝蒋介石

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

谢国平 著



可放心。”

于是,虞洽卿春风得意马蹄疾,兴冲冲地回到上海。他来到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处,得意地告诉老同乡:“好了,好了,老蒋已经答应反共了。”

虞洽卿把江浙财团的宝全押在新靠山——蒋介石的身上。

在广州的孔祥熙等不到陈光甫上门,知道这位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正在狐疑不定,便托贝祖植赴沪面见陈光甫,告知广东

费,那时正是上海光复前夕,陈其美正缺钱。这笔钱虞洽卿挪用的是其担任总经理的宁波轮船公司的款项。此事直到1919年该公司股东大会时才披露,引起股东大会大哗。

虞洽卿还将位于上海六马路(今北海路)上的宁商总会出借,作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场所。今昔对比,虞洽卿感觉自己的判断还是准的。

虞洽卿尽管年过六十,但精力充沛,在初春湿冷的寒风中四处奔走,告诉江浙财团的商人们,投资蒋介石是值得的。

他还与王一亭、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吴蕴斋等人密谋一室,既然傅筱庵控制了上海总商会,支持孙传芳,那就再建一个商会,支持蒋介石。

虞洽卿把江浙财团的宝全押在新靠山——蒋介石的身上。

在福州的孔祥熙等不到陈光甫上门,知道这位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正在狐疑不定,便托贝祖植赴沪面见陈光甫,告知广东

一切情形。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是看重江浙财团的,而看重江浙财团自然是因为钱。

对江浙财团来说,钱问题不大,只要姓蒋的替生意人说话办事。对蒋介石来说,钱是大问题,只要给钱,枪就能打响,就能搞定一切。

这时,中国银行的代表、总文书吴震修也悄悄地走进了南昌

吴对外称是到南昌处理中国银行南昌支行的放款业务,其实就是想与蒋介石拉上关系。他告诉蒋介石南昌支行规模小,现金缺乏,蒋要求的100万,眼下只能先借50万,但“如果北伐军能够打到杭州,其余半数就可以借到”。言下之意,就是只要蒋介石打到了江浙,钱就不成问题。

其实,不用吴说透,蒋介石早就有自己的小算盘了。与其说是打到北京,还不如先打到上海去,北伐不如先东征。江浙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尤其是上海,十里洋场,遍地是黄金。

1927年1月初,蒋介石提出

了“先脚江西南昌,攻占沪、宁,进攻东南”的战略目标,根本不理会苏联顾问和国民党左派要他继续北上的要求。

不过,在拿下上海前,要找到一个人替他谋划攻克沪、宁后财政、金融、外交、行政、工商等事务,以稳定大本营。这时的蒋介石,身边虽然已经有了不少幕僚,年龄较长者如张静江、吴稚晖,年轻人如陈果夫、陈布雷等,但总觉得这些人才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拿下上海后,还需要一位政治老练、和江浙财团有交情、最好是来自浙江的人。

蒋介石想到了自己的拜拜兄弟黄郛,蒋介石认为:“要筹划大计,非曹白己莫属也。”他两次致书黄郛,并派张群至天津邀请黄南下。

黄郛此时正隐居天津。黄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曾任北京政府第26任内阁总理,任内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并改设故宫博物院。



郑州古塔

法华钧塔

王学宾

法华钧(848—925年),俗姓名,名行钧,阳武人(今河南原阳),唐末至五代时名僧。

法华钧塔位于少林寺东墙外,与同光塔隔沟相望。此塔建于五代后唐同光四年(926年)三月,为嵩山地区唯一一座五代塔。塔为四方形单檐式砖塔。塔高约6米,塔基须弥座硕大,塔顶有五层雕刻精美的石刻砌成,下四层为刻有图案的圆形石,最上为一单葫芦状塔尖。塔上部和塔基砖风化严重,由于雨水冲刷,塔下原应埋入土中的基础部分已露出地表,塔身南倾严重,后人在塔前修筑支撑加固。

塔身前有塔门,已失。塔后有正书《大唐嵩山少林寺故寺主法华钧大德塔铭并序》铭文。塔铭大部分文字尚可辨认:“大唐少林寺故寺主法华钧大德塔铭并序”,落款为“同光四年岁次丙戌三月壬辰朔十六日壬申建”。塔为其弟子、寺主弘泰及弘谷、弘绪、弘幽等所建。造塔工匠为建塔博士郝温。

据《法华行钧大德塔铭并序》载,法华行钧14岁出家嵩山会善寺,拜素禅师为师。且暮研习《法华经》,历时3年。后游历四方,讲经说法。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应少林寺之请,出任少林寺住持。此时距会善寺灭法已有30多年,寺院被毁之殿堂、佛像等尚未恢复完毕。他住持少林寺后,历时三年,重修了大殿。后殿宇又被毁,他再次募化重建了殿堂,塑了佛像。他临坛说法,闻名遐迩。在他任少林寺住持45年间,“土庶写葵藿之敬,僧尼倾归仰之心”。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法华行钧圆寂,年78岁,僧腊59年。

新书架

《藏在这世界的优美》

杜莎

毕淑敏旅游散文全新作品,15万字文字首次曝光。东欧、中东、北美……从风景、历史、人文,多重方面为你呈现你所未见的世界所蕴藏的无限美好。

毕淑敏书写了近十年来在中东、巴尔干半岛、北美、西藏等地的旅行心灵感悟。笔触唯美,描述当地历史,体验纯正风情。所写内容包罗万象,融合历史、政治、风景、人生、故事为一体,可读性极高。本书还收录毕老师旅游时的唯美私人收藏照片,而且邀请享誉欧洲的画家golo绘制全书插图封面。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6年之后,这个游侠浪子竟成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声势赫赫,威风八面!

研究局势后,虞洽卿得出结论:吴佩孚已灭,孙传芳也奄奄一息,盘踞北京的张作霖还够不着南方。而武汉国民党左派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也没有花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如今的蒋介石,不仅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更是一个手中握有几十万兵马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才是最有实力一统天下的人。

于是,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里进行了一场扭转历史的对话,那是惊天动地的一笔秘密交易。

我们无从得知蒋介石和虞洽卿交谈的细节,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回顾,可以推测有三个关键议题是必谈的。

第一个关键议题是共党和工潮。

虞洽卿一见到蒋介石先摸底,联络、联手、扶助工农,你老蒋就真要帮助共产党吗,那上海工人罢工造反怎么办?

蒋介石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工潮自然要解决,绝不像武汉

那样,迟早要收拾共产党的。

第二个关键议题是洋人。虞洽卿继续追问,外面天在喊: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北伐军真的要打列强?真要是和洋人开战,租界一乱,阿拉上海商人生意还怎么做?

蒋介石也说了实情,洋人怎么打得过?近日已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成了“和平奋斗救中国”,放心,北伐军决不会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的。

这两个问题正是江浙财团最关心的问题。江浙财团的商人们最反感的就是工人造反,演练刀枪,还时不时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这生意还怎么做?江浙财团又和洋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虞洽卿就是一大买家,靠着洋人发了财,其他如张嘉璈、陈光甫等都和英美列强有着很深的关系,一旦和列强开战,生意自然也没法做了。这两个问题不摆平,上海的商人们只能喝西北风了。

蒋介石的回答正合江浙财团心意。虞洽卿放下心来,一高兴就说:“蒋总司令有用得着之处,我和德一定尽心尽力。”

蒋介石见转入了正题,便文绉绉起来,“想当年辛亥革命,治老不避风险,日夜奔波,多方筹措巨款支援革命,中正深表钦佩,希望治老今一如既往,相助中正。”

这就是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议题:给钱。蒋介石的高帽子让虞洽卿十分舒服,但蒋介石话中有话,虞洽卿也是听得出来的。当年上海光复,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军餉征集队,很卖力地资助革命党人——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陈其美。陈其美曾经大大地夸赞虞洽卿仗义疏财,扶助革命。这次,蒋介石肯定也少不了要靠他虞洽卿筹措经费。

想到这一层,虞洽卿得意地说:“当年令盟兄陈英士先生在上海举事,和德略尽薄力。此次蒋总司令率军北伐,一定效犬马之力。”

蒋介石听后大喜,底气十足地说:“孙传芳已成惊弓之鸟,两个月之内,北伐军必将饮马黄浦江。”

虞洽卿也拍了胸脯,“回沪后定与上海工商界朋友协商,多方筹集款项,以慰王师,总司令定